



青春是一场双向奔赴

——穿梭时空的《青葱季的90封书信》

范川

作为成长在信息时代的八零后生人,我很少写信。为数不多的几封书信,都是写于学生时期,给暗恋的女同学课桌里塞过表白信,也和QQ上认识的网友有过短暂的书信往来,但写些什么,已忘得一干二净。

还好忘了。那些青春的悸动和年少的心事,一旦重拾,就似日光下的春梦初醒,依旧叫人慌张不已。

前几日,“宽慢来,弗着急”的丹溪草老师,惠赠了新书《青葱季的90封书信》(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2月),和前著《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



反思人类发展历史的宏大叙述不同,该书定格于青春,汇编了20世纪80年代两位男女大学生的“两地书”,男主人公“烨”在泉州,女主人公“婧”在福州,一年半载鸿雁传书。原以为书信的受众是特定且唯一的,有着强烈的私域属性,多少难以感同身受,但翻开这些一来一往的信,所有的心动和崩溃,都为这穿梭时空的信箋敞开。

书信之美,在于一笔一划,写的都是心意。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信,开头直呼“你好哇,李银河”,简单朴素的问候,撩得心里痒痒的,再顽固不凡的男人遇到爱情也会像个幸福的傻瓜,两人的书信集叫《爱你就像爱生命》,肉麻又真切。许广平给鲁迅写信,鲁迅一开始回信还落款“鲁迅”,三个月后就只落一个“迅”字,后来就干脆“你的小白象”了,可见许广平仅用三个月就把老师给搞定了。所谓的变化,代表着感情进程的变化。“烨”与“婧”之间也一样,从最初的互道姓名,到后来的一个字,或者在前面加上“你的”,最终又回到了姓名,细腻的心绪波澜毫无保留地跃然纸上。

“烨”与“婧”的书信,写的是每个人的青春,那些久藏一隅的怦然心动的岁月。我们和异性之间的交往,总是一个从谨慎、敏感、试探、反复无常

到卸下负担、放松甚至放肆的过程,仿佛你轻轻一触碰,对方就会有强大的回应。双方会为了一个矛盾或误解,而反复说“对不起”“请原谅”,“婧”久未等到“烨”来信的时候,娇嗔地回了六个字“为什么不回信”,一页信纸一个字。都说男人在女人面前不要太讲道理,“烨”却恨不得一封信通篇都在论述观点,这也给最后的矛盾升级、通信中断埋下了隐患。可“爱讲道理”这种事,又有几个男生没有干过呢?

透过私人对话,截面之下更是一个真实可感、激荡澎湃的时代。双方聊的多是学业、书籍、舞会、同学友情、毕业分配……喋喋不休、打情骂俏,又常常散发着思辨之光——由尼采、叔本华带来的“哲学热”,李泽厚的“美学热”,女孩子爱追的言情文学“琼瑶热”,热得年轻人大汗淋漓,伴随着新思潮、改革潮、家国梦的交织和碰撞。恰如作者所言,信件里呈现的是两个学生的对话,但主要是纪念80年代改革开放的青葱季节,因为那是中国复兴之路的初春时节。

见字如面。在通讯不便的年代,鸿雁传书的两端,维系着“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的力量和期待。哪怕是分手,书信年代也处处透着浪漫气息,信件可以留着作为纪念,可以

彼此寄还以示清欠,还可以烧掉以示决绝。就好比“烨”与“婧”,也到退休年龄了吧,过去的种种情思早已和解,如今翻出旧信出版结集,给人生的某个阶段落下精彩的注解。现在呢,一切只需一个删除键,删除了你,还会有另一个他。难怪有人说,网络时代人类的愿望之一就是写纸情书,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个徐志摩。

文字足够古老,但文字也足够有力量。我有一个朋友,每年坚持在女儿生日当天写一封信,把父亲的姿态放低,既聊自己的困惑,也送上寄语和祝福,字里行间流淌爱意,这种对话是口语和网络信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位领导朋友,在儿子18岁生日那天准备了一封信,我编辑成《一位局长暖爸写给孩子成人礼的信,看哭了所有人》的推文,收获10万+点击量,这种厚重的情感表达仍是网络社会共鸣的稀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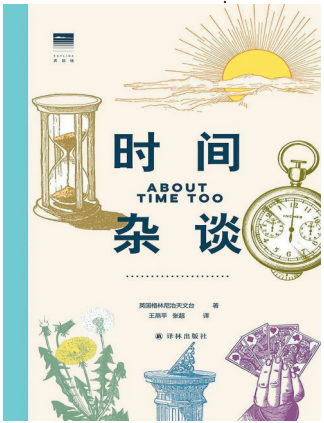
书信有结尾,青春有散场。从开始“数着日子等信,等得心发抖”,到渐行渐远渐无书,可惜岁月都没有对“烨”和“婧”温柔一点,青春大抵都要留点遗憾之美。

愿有心人依旧在亲笔,放慢脚步,拉长篇幅,如书信完成一趟又一趟的双向奔赴。

新书速递

作者: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被誉为“时间之家”,是将地球分为东、西半球的本初子午线所在地。在《时间杂谈》中,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专家们用上百条冷知识和大量手绘图,解答了千奇百怪的时间问题。钟摆、烤面包机、蛛丝、流行歌曲……本书以这些看似平凡的事物串联起科学史上关于时间的重要发现,也揭示了时间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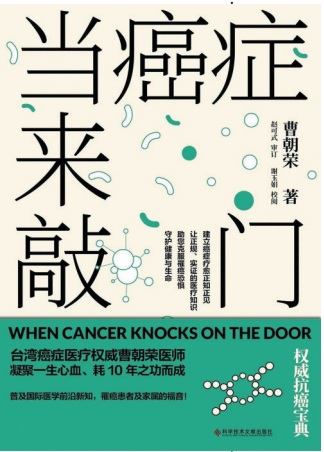
作者:朱永新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老师家长怎样和孩子教学相长?朱永新老师解读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教师和家长提供指导和借鉴。《生活与教育——朱永新对话陶行知》从11卷本的《陶行知全集》中,选出精华,由朱永新老师结合当下生活分为八章进行解读。书中的话题主要围绕教育、学校、教师、父母、孩子来写,对教育的发展以及教师和家长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父母和教师学习。



作者:曹朝荣
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行医40余年的曹朝荣医师,是癌症医疗权威,同时也是一名癌症患者,舌癌开刀存活20年。他以自身的专业才学,及罹癌的亲身经历,酝酿、发酵、写作10年,完成《当癌症来敲门》这部医学科普读物,使大众通过阅读,了解正确的癌症诊断方法、医疗资源选择、主要治疗方式、癌症预防知识,以及对癌症患者的身心照护等。



“诗魂”和“奇书”

——再读《穆斯林的葬礼》

陈慈林

疫情防控少出门,正可静心读奇书。重新捧起被称作“最有生命力的茅盾文学奖经典作品”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连续三晚一气读毕这部50多万字的小説,不禁掩卷叹服:难怪这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巨著,甫一问世就轰动文坛,文坛巨匠冰心、刘白羽联袂为此书作序:冰心称它为一部“奇书”,读它时“就如同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它以独特的情节和风格,引起了‘轰动效应’”。刘白羽则誉其为“穆斯林诗魂”,并将其媲美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还称赞它在艺术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

更难能可贵的是,它问世至今近40年,其影响力还长盛不衰,2019年又跻身“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之列。我读此书得几点浅见。

其一,题材奇特。回族女作家霍达用奇妙笔触,为我们揭开穆斯林世界的神秘面纱,带我们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为促进民族大家庭团结构筑了一座桥梁。

其二,结构独特。全书以玉、月为喻结构全书:作者用“玉魔、玉殇、玉缘、玉玉、玉游、玉劫、玉归、玉别”等章节回顾历史;以“月梦”作引子,以“月魂”为尾声,以“月冷、月清、月明、月晦、月情、月恋、月落”等章节映照现实。这种以时空穿插、今昔对比的全书结构,犹如两条河流相融相汇、相影相对,遥相呼应、首尾映照,在艺术结构上堪称匠心别具、独树一帜。

其三,艺术形象独特。作家以回族手工匠人梁亦清的玉器作坊奇珍斋的升沉起伏为主线,通过梁家三代人60年间的命运沉浮和兴衰,以独

特的视角,冷峻的笔法,着力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组文学画廊中罕见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主人公们在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碰撞、融合中的心路历程,以及在特定时代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人物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读了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其四,诚如鲁迅所言“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主人公们的心路历程笼罩了浓郁的悲剧色彩,主人公韩新月以“最纯洁的梦想”,却迎来了“最凄美的爱情和最痛苦的命运”;另一位主人公梁君璧从“精致利己主义者”本位出发,看似像掌控一切的强者,实质上既毁了“儿子”“女儿”的纯真爱情,也使自己吞下一颗颗生活的苦果。

其五,影响力经久不衰。此书问

世次年,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殊荣。一时“洛阳纸贵”,享誉海内外。在前互联网时代,北京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等相继出版了多种版本,仅北京出版社一家就累计发行了140万本,更不要说数量无法统计的盗版书。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也出版了繁体本,畅销于港澳台读者中。北京外文出版社也以英、法、俄、日、阿拉伯和乌尔都等多种文本向全世界发行,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影响力辐射全球的小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亦数次全文广播,把读者面扩大到亿万听众。遥想当年我与不少年轻同事就是在单位食堂手捧饭碗,边吃边听,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起唏嘘欢笑、同悲同喜。

生于荒野,心存浩瀚

——探寻《云中的风铃》里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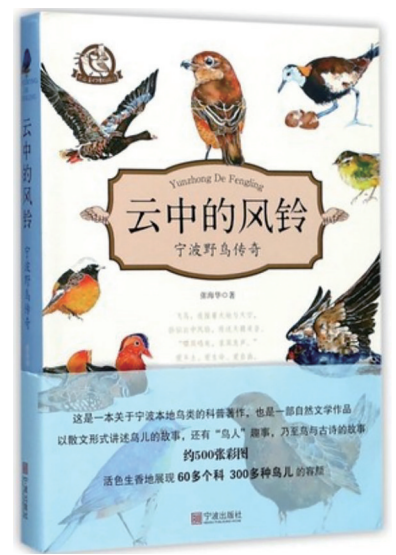
柳嘉

最近看了《云中的风铃》一书,我觉得比起称它为书,它更像一本笔记,记录着张海华老师十二年间对生活在宁波的鸟类的探寻。他日复一日地观察着鸟儿的生活动,从随处可见的麻雀到较为罕见的歌鸲、大雁,忠实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感。要知道鸟类有着一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翅膀,所以要想看到鸟、拍到鸟,需要有一颗能耐得住寂寞的心。而正是因为知道记录过程的漫长和枯燥,在阅读本书时,作者字里行间的愉悦与趣味才更使人觉得珍贵。

“……橘红的阳光铺满了湿地,乘一叶扁舟,在广阔的湖上,在丰盛的水草旁,在芦苇的边缘,穿行。无数的水鸟,如天地间的精灵,它们飞翔、守候、捕鱼、追逐、亲热……此时此刻,就算不举起镜头,我也已经陶醉……”这是张海华老师写在自序开头的一段话,透过这几句话,似乎可以看见一个原本等待这一刻许久的摄影师,放下了手中的摄像机,眼里满是热忱与感动。

《月湖的好鸲鹑》这篇是我认为非常有趣的一篇,初读题目觉得很怪,但是读完这一篇后,我觉得这不仅可是作者对于稀少的宝兴歌鸲的记录,也能表现他激动的心情,好鸲鹑也可以是“好东东”的意思吧。在听见鸟友说月湖有宝兴歌鸲时,作者“几乎从床上—

跃而起”,足以表现他的激动。扛着“大炮”(拍鸟的超长焦镜头)和其他“鸟人”(观鸟爱好者们对自己的戏谑之称)一起等待,最终如愿拍到了歌鸲。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对于歌鸲的描写,对于扛着各种设备来拍鸟的“鸟人们”,“这里的鸟儿们,也显然是‘见过世面’的,早已适应了这喧闹的环境”。作者钟于将鸟拟人化,用生动有趣的语言表现鸟的性格。“除了全身乌黑的乌鸫是本地‘土著居民’外,其他的鸲均为冬候鸟,它们在这里有吃有喝,日子过得不错。”“白腹鸲胆子比较小,下来前常会在树上观望好一会儿,然后突然冲下来,啜一两口水后立即飞走。灰背鸲与白腹鸲均是宁波常见冬候鸟,它们平时行踪比较隐秘,常喜欢在阴暗的灌木丛的落叶堆里翻拣食物,发出‘巴拉巴拉’的声音。”“罕见的白眉鸲则更加‘鬼’,它总是趁人不注意悄悄而来,几乎还没等人反应过来,它便已经迅捷地掠入香樟的浓密树冠,不见踪影。”“而作为留鸟的乌鸫,显然不那么懂得‘待客之道’,经常仗着自己块头最大,突然间直冲过来,把其他鸟儿吓得惊慌失措,避之唯恐不及。”每每看到这些描述,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作者也许从没有将观察鸟类当作自己的工作,他热衷于将自己也当成那些小精灵的一分



子,去琢磨研究它们的喜怒哀乐。

除了歌鸲,还有一篇讲小云雀的文章也很有深意。小云雀属百灵科,鸣声甜美动人,是常见的留鸟。但是它不是色彩艳丽的鸟,全身都是浅黄褐色,和麻雀一般浑身“灰扑扑的”,却有一副惊人的好嗓子。作者在听到小云雀的叫声时是这样描写的:“小云雀站在一块石头上,昂起胸,抬起头,美妙、清澈、婉转多变的音符顿时如山涧

的溪水潺潺流淌,与石相击,叮咚作响;又仿佛在如水的月光下,打击乐急急忽忽,时而欢快,时而深情款款……但光站在地面上引吭高歌,岂足以表达它那欢乐又急切的心情?于是,它纵身而上,越飞越高,直蹿云霄,直到几乎看不清为止。忽然,银铃般的歌声又从高空倾泻而下……”此刻才更能感觉到作者不仅仅是一位摄影师,更是位作家,正是因为有着极高的文学素养,才能将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用一种美的方式传递给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作者是一个“荒野之人”,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他说“若身临其境,你会发现,当自己全身心地融入大自然中,全身心地感受这一切,会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社会的人,至少暂时不是所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一个自然的人,再也没有所谓的权势、财富之类的外在东西”。一切都回归原始后,我们有的只是这副躯壳,甚至身边的所有动物植物都能比我们更适应环境,比我们更强大、更自在,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困扰的。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多么渺小,渺小到可以让你觉得生活的困顿与烦恼根本都算不得什么。

这是在荒野之中的作者教给我的,也是这本记录着荒野的书教给我的。

疫情阴云多读书

徐伟龙

疫情阴云久久不散,让人们不知不觉间缩小了日常活动范围,降低了社交聚会的频率,闲暇时光便多了起来。幸好有书相伴,抚慰着我这颗敏感而又难免焦躁的心灵。

我爱读书。偷得浮生半日闲,读上文章三两篇。这种嗜好给我带来的人生乐趣,是只有嗜书者才能领会的。平日不管工作还是闲暇,我都习惯背个挎包,挎包大小足够塞上一本书,看完一本再换一本。我暗暗地给自己定了目标:再忙,也争取每周至少看完一本。可实际上这个目标常有完不成的时候。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每周一本,一年不过五六十本,一辈子能念上多少书呢?五六千本便已是个上限了。人生苦短,书海无涯,不必太多的书本就足够我们畅游一辈子的了。

想到读书的好处,便想起曾有一位名演员面对记者谈到自己的幸福人生时说过的话(大致意思):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感受形形色色的人生,是演员这个职业充实了他的人生,延长了他的生命,他这一辈子就等同于别人的好几辈子。这种感受和读书人是相通的。我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但通过书本,我可以穿越古今中外,体验不同主人公各自不同的人生况味,活出一个又一个不同的自己。现实逼迫着我们只能活动于一个有限的生存空间,书本却为我们支撑起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它甚至大到没有边界。当双腿深陷现实的泥淖,我们的灵魂却可以神游四极,尽情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可以借由书本世界的美好对抗现实的无奈,我们可以高擎梦想的旗帜去击打现实的坚冰,从哪怕一丁点儿的裂缝中去迎接希望的曙光。读书给予了我们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力量!

爱读书,也爱买书。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能牵出一段旧日时光,一份独有的记忆。想到书房里满眼的书籍,心头便有“金屋藏娇”的快意。每每静下心来,走向书房,翻开一本书来,与它初次相识的那份纯粹便在心

头荡漾开来。想起当初把它捧回家时心尖涌起的那份约定,不禁自责:自己原是一个薄情郎啊,那样轻易地始乱终弃!抛开这份愧疚,看到满书架的书,心头更多的还是满足的喜悦。像是一个拥有三宫六院的皇上,虽未能一一临幸,但一想到天下美色尽归已有,即便偶尔看一眼,那也是人间美事。

更多时候,我把每一本书看作是我的人生所必经的途程当中的一个亭子,即便我不能在每个亭子里一一休憩,但看一眼亭子,心灵便有了归宿,一些凡俗之事即刻放下,心境便也清明起来了。

近年,买书较往年明显增多,每次购书的量大,频率也高。如果购书是一种瘾,我这种瘾看来是越发重了。博尔赫斯曾说:我写作,是为让时间的流逝使我心安。人过中年,对于时间流逝更多了一份敏感。多买书,尽可能地多看书,也是使我心安的一剂良方。

如今的疫情影响了多少人的生活!因为爱读书的习惯,让我比许多人活得更加淡定,是书给我辟出了一方宁静。疫情期间,因为活动空间的减少,反而获得了更多读书的时间。当内心的焦躁来袭,我便站在书架前,做个深呼吸,让书本的气息进入我的心田,然后寻找一个契合当下心境的我喜欢的书,像是找到了一方快乐天地的入口,尽情享受读书的快乐。

希望疫情能够早日过去,我们也将回归生活的常态,我也祝愿更多的朋友能把每日读书变成自己生活的常态,让书本滋养你的心灵,让读书充实你的世界!

